

系着乡愁的龙眼

■ 潘冬梅

刚摘完荔枝，龙眼便要赶着上市了。褐色的枝干像外曾祖母那双龟裂的手掌，粗粝带着岁月的痕，却以干裂的身躯撑起一片密不透风的绿冠。墨绿的枝叶间藏着一串串青褐色的龙眼果，继续给盛夏点缀别样迷人的风景。龙眼的个头比荔枝小上一两圈，味道却不逊于荔枝。在微风拂过树梢时，果实跟着枝叶轻轻摇曳，串串都裹着甜香，粒粒都藏着蜜意，让人远远闻到就垂涎欲滴。

有位朋友曾问我：“你们家乡摘完荔枝又摘龙眼，莫不是山吞舄的地方？”其实不然。山海茂名，本就是被山与海共同滋养的灵秀之地，是荔枝、龙眼之乡。荔枝龙眼像一对双胞胎兄弟，龙眼弟弟一生都谦让着荔枝哥哥，它总在荔枝花期过后才悄悄独自绽放，不攀不比，或许，这就是独属于龙眼的沉静与可贵吧。那些米粒大的白色花苞藏在绿叶间，毫不起眼，可花瓣一旦舒展开来，整座油城都会浸在那股甜香里——浓得化不开，清得沁心脾。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地歌唱，顽皮的风儿妹妹在不经意间也沾了一身蜜意。

盛夏一到，龙眼便跟着时节使劲长呀长，从米粒大的青珠

儿，慢慢鼓成饱满的果实。个头越大，果皮上的斑点就越清晰易见。未成熟的果实，其壳厚硬，泛着青气；熟透了的果实，其皮壳较薄，穿着上温润的黄褐色衣裳，圆滚滚的模样，像极了翡翠，让人惊羡，让人欢喜。

记得小时候，外曾祖母家屋后有两棵龙眼树，一大一小。那时不懂什么龙眼品种，只知道味甜，好吃。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龙眼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如今的龙眼个头要大许多。我可以断定外曾祖母家的应该是“赤眼”吧，个头小巧可爱，味道更是不会逊于任何品种，得特别清甜爽口。每年龙眼成熟时，外曾祖母总吩咐表叔把龙眼摘下来收着，留给我再去吃。每次我去探望她，门都还没进去，就一股劲儿地把龙眼往我手中塞。

外曾祖母的竹篾篮装满了龙眼，那浓郁扑鼻的甜蜜气息，十里沁人心脾，实在无法止控我的口水。拿起来迫不及待剥开壳往口中塞，恨不得把口塞满。晚上，干脆搂着龙眼在怀里睡觉。每当回忆起半夜起来吃龙眼事宜，简直能把自己从睡梦中笑醒。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多余的食物，外曾祖母的那篮子龙眼是我独有的零食。与其说是半夜

饿醒，还不如说还惦记那一竹篾篮子龙眼睡不着。半夜醒来，点燃微弱的灯光，在旁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颗、两颗……瞬间，一篮子龙眼就被我吃完个精光，留着一篮子黑核给外曾祖母第二天早上起来数。长大后，我在坡心读初中，学校离外曾祖母的家不太远。每年龙眼一熟，外曾祖母总会一如既往地给我留着，有时还托同村的同学捎到学校来给我吃。每颗龙眼都带着刚离枝的清润潮气，混着她手心的温软气息。

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初三那年的夏天，我亲爱的外曾祖母走了。那段时间，我的学业多，时间被压得太紧，因而我去看她的次数相对来说要少了很多。表叔后来告诉我，她临走前几天还惦记着我，说今年的龙眼我还没吃上，叮嘱表叔一定要给我留着。

如今，外曾祖母连同老屋早已消失于岁月，很多陈年旧事也被时光悄悄地掩埋了。可是她留给我的龙眼永远甜在我的心里，让我一生追忆与怀念。

屋后的两棵龙眼树，却依旧还活在我的记忆里。长得那么枝繁叶茂，青葱翠绿。树上结满了一串串沉甸甸的果实，在金晖里发出耀眼的光芒。



吃桃往事

■ 李春华

又到了吃桃子的季节，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有关桃子的记忆。

小时候家乡并没有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些水蜜桃、黄桃、油桃等桃子，有的都是野桃子，我们叫它“狗屎桃”，个头不大，就核桃大小，桃籽却与大桃子差不多大，所以桃肉就少得可怜。咬一口，又酸又硬，估计现在的小孩看都不会看它一眼。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可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食物。这种桃子要到8月份才会成熟，快成熟的日子，我们就开始摘着吃了，根本就等不到它完全成熟，一棵树只有几个长得高、长得隐秘的桃子才可能长成熟。由于桃树枝条不粗，好的、大点的桃子一般都长在树顶端，得要较高超的爬树技巧才行。不过这不是难事，我们小时候谁不会爬树呀，没事就往树上爬，双手一搂、两腿一夹，蹭蹭就上去了。

我们村有一棵品种好一点的桃子树，长在一户人家的菜园边，是私人的，斜斜地伸向池塘，又在热闹的路边，经常有人来往，所以难以吃得到。他家有俩个比我们大的孩子，每天傍晚游泳时，兄弟俩带着差不多的伙伴们爬上去摘着吃了，我们小一点的孩子基本上吃不到这棵树上的桃子，偶尔大一点的孩子发发善心，分一两个给我们，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一次小堂姐想吃这桃子，趁着下雨没有人，跑过去偷摘，不知道是做贼心虚、还是雨天树滑，桃子没摘到，人却掉池塘里了，幸好水不深。

村中虽然种了一些桃树，但不是大家想象的漫山遍野都是的场景。我们村人多地少，寸土寸金，每家每户都是按人头来分田地的。因为田地珍贵，所以周围的荒山野滩都被人开垦播种了，只有田埂上、水边上等边边角角的地方生长

出来的桃树才有机会成活下来。桃树少、桃子自然就少，所以即使是名字难听的“狗屎桃”，仍然被我们小孩子当成宝。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桃子里“蟠桃”最好吃，啥是“蟠桃”呀？初中时候正好播放《西游记》，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哇，又大又红的桃子，让隔着电视屏幕的我们直流口水。直到上高中后才见到这种又大又红的桃子，那时候经常到县城里二爹家补充营养，一次二爹买了几个桃子，大大的、圆圆的、红红的，煞是诱人。二爹给了我一个，还关照地跟我说，一定要把绒毛洗干净，再刨去皮，不能像乡下人吃桃子那样，在衣服上蹭蹭就吃，绒毛卡在喉咙里可难受呢。我遵照吩咐洗净刨皮，只见里面的果肉红红的，咬一口，哇，真甜，没有一点野桃子的酸味，是真正自然成熟的桃子。说实在的，直到现在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桃子。曾经也试着去找那种桃子，但不知道在二爹家吃的桃子是什么品种。水蜜桃吧？果肉又没有它红，比它汁水多；黄桃吧？果肉是黄色的；油桃皮肤光滑没有绒毛；蟠桃扁扁的，形状没它好看。怎么找也找不到！也许后来好东西吃得多了，味蕾起了变化，即使与它见面了，也认不出来。

生活就是这样：以前苦日子里很难吃到的东西，总是觉得特别美味，如大鱼大肉，现在反而觉得太荤不喜欢吃；以前吃厌了的素菜、哪怕是腌菜，现在反而觉得无比美味。小时候总听大人说以后要是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生活，那就真幸福呢；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自己也过上了现代化生活，反而老是想以前孩提时期农村里的幸福时光。

一切热烈之后，最终都回归于平淡！

入伏日的荷风

■ 林坤源

7月20日，星期日，清晨六点的茂名已被阳光浸得发烫。陈阿婆推开骑楼木门时，蝉鸣正从街角老榕树里炸开，像撒了把滚烫的珠子，在青石板路上滚得满街都是，连空气都震得微微发颤。

“入伏咯——”她往竹椅上垫块粗布，蒲扇摇出的风里，混着天光墟飘来的荔枝甜香。挑担的果农从巷口走过，竹筐里红荔饱满如焰，果皮上的水珠被阳光照得像碎玻璃，晃得人眼尾发暖，脚步都轻了几分。

街角糖水铺刚支起摊子，李叔正往铜锅倒绿豆，蒸汽裹着甜香漫过门槛：“阿婆，头伏喝碗清补凉？今早去博贺港，海风都带着热气，今年伏天怕是要更烈些。”长勺搅着绿豆薏米，咕嘟声里藏着暑日的安稳。

阿婆笑着应，目光落向不远处的小荷塘。那是社区去年挖的，此刻荷叶铺得密不透风，粉白荷花顶着露珠，在风里轻轻晃。穿校服的姑娘蹲在塘边拍照，指尖一碰，荷叶上的水珠“咚”地落进水里，惊飞了花梗上的蜻蜓，翅尖扫过花瓣时带起细香，飘到阿婆鼻尖。

“后生女快回吧，太阳要晒到头咯！”阿婆扬声喊。姑娘回头笑，露出小虎牙：“阿婆你看，这荷花今天开得最盛，要拍给外地同学看，茂名的夏天连风都是甜的！”话音落时，蝉鸣又高了三分。

日头渐高，街市活了起来。柴枪粉摊子前排着队，老板娘往米粉上浇蒜蓉酱，竹筷挑起时，

粉皮在阳光下透亮如脂，酱汁顺着纹路往下淌，勾得人喉头微动。穿花衬衫的阿伯提着黄皮果经过，酸甜气混着糖水香，在热烘烘的空气里酿出黏稠的温柔，连汗珠都带着甜意。

阿婆摸出兜里的日历，指尖划过“入伏”二字，纸面被晒得温热。往年这时，老伴总在荷塘边支躺椅，边喝茶边讲“头伏吃藕，二伏吃姜”的老话，蒲扇摇落的光影落在他银须上。今年老伴去了儿女家，荷塘边却多了写生的老人，画笔沙沙响，把满池荷影与蝉鸣都收进了画里，倒也不冷清。

正午阳光把影子压得很短，阿婆往荷塘撒了把鱼食，锦鲤在荷叶下翻涌成金浪，搅碎了水面的云影。手机“叮咚”响，孙女发来消息：“奶奶，入伏要吃荔枝呀，晚上带冰西瓜回家！”她笑着回“好”，抬头见阳光穿过荷叶缝隙，在地上织出星星点点的光斑，像撒了一地碎金子，暖得人心头发软。

蝉鸣更稠了，荷花在烈日里开得愈发灿烂，连花瓣都晒得微微发亮。阿婆摇着蒲扇想，这伏天的热啊，就像日子里滚烫的盼头，看着烈，却能把岁月焐得暖烘烘的。她掏出手机发朋友圈，配着荷塘照片写：“早安茂名！入伏安康，愿日子如荷，明朗绽放。”

风穿过骑楼廊柱，卷来荷叶的清香。阿婆眯起眼，听见远处卖冰棍的叮当声，在蝉鸣里脆生生地响，像给这热烈的伏日，系上了一串清凉的铃。

盛夏的果实

■ 陆德峰

阳光在枝头称重
压弯的桃树
递来一篮粉红的甜

樱桃噙着朱砂，将薄雾
酿成破晓的玛瑙——
而银妃三华李的霜衣下
藏着一口酸甜的深潭

葡萄架下，紫水晶
在藤蔓间低语
每颗都是窖藏的月光

西瓜睡在田垄
绿皮包裹着
一汪凉澈的江河
刀锋划过时
整个夏天都淌出蜜来

芒果垂落时，夕阳便熟了
黄皮在齿间炸开
一粒粒微型的闪电

而最羞涩的是荔枝
它把雪裹进绯红的鳞甲
跨越万水千山，才抵达
电影里的长安——
南风拆解时，袒露那颗
冰晶的心

蝉鸣渐哑的午后
所有果实都在
自己的核里
修炼成
小小的菩萨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